

# 烈士永生

LIESHIYONGSHENG

- 吴焕先军长和他的妻子
- 黄麻起义英雄毛国兴
- 徐凤英火烧打鼓寨
- 叙评高敬亭司令员之死

12

# 烈士永生

第十二集

河南省民政厅主办

《烈士永生》编辑部出版

# 烈士永生

第十二集

河南省民政厅主办

《烈士永生》编辑部编辑出版发行

（编辑部地址：郑州市政一街十一号楼）

中共河南省委党校印刷厂印刷

1987年12月出版 印数：1—10000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5印张 115千字

期刊登记证豫内〔新出〕字第38号

定价 1.00元

满天风雪满天愁，  
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  
三年归报楚王仇！

——杨超烈士就义诗

# 目 录

## · · 老苏区英烈精神永放光芒 · ·

- 吴焕先军长和他的妻子·····阿 洪 ( 1 )
- 革命何须怕断头
- 记一战时期共产党人杨超·····杨传锋 ( 11 )
- 黄麻起义英雄毛国兴·····金沙江 ( 22 )
- 余梦痕烈士事略·····日 安 ( 36 )
- 革命的播种人杨乐羊·····杨 锋 ( 40 )
- 巍巍墓碑传千古
- 记鄂豫边区早期革命领导人之一桂步蟾
- 晏慎钧 ( 47 )
- 党代表吴先筹·····王恩忠 ( 56 )
- 赤卫队大队长程儒香·····洪 新 ( 70 )
- 归去来兮 巾帼英魂
- 记光麻特委书记张宗杏·····杨 丽 ( 74 )
- 火烧打鼓寨
- 记鄂豫皖边区女英雄徐凤英
- 亦 炬 ( 87 )
- 不绝的歌声
- 记红军游击队队员肖国清·····马 勇 ( 97 )

## 双枪英雄

### ——记中共鄂东北道委书记陈守信

- ..... 邵其准 (107)
- 屡建战功的师政委秦贤安 ..... 苏启明 (114)
- 红军游击师师长郭步仪 ..... 胜 军 杨庆贤 (124)
- 青年将领肖永智 ..... 金 锦 (131)
- 红军团长罗明富 ..... 金世绵 (141)
- 地下党员吴维英 ..... 芒 佣 (155)

## • • 英烈人物研究 • •

## 将星陨落

### ——叙评高敬亭司令员之死

- ..... 张光怀 (166)
- 稿 约 ..... 本刊编辑部 (194)
- 编后话 ..... 本刊编辑部 (196)

## 吴焕先军长和他的妻子

阿 光

在编辑《卓越的青年将领——吴焕先同志牺牲50周年纪念专辑》一书的工作中，我采访了原红二十五军在京的十几位老战士，他们无一例外地对我提出要求：“小张，要写我们军长，可莫忘了写上他的妻子曹干仙啊！”是的，曹干仙——这位将她的全部心血都献给了她的丈夫，献给了她丈夫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的伟大女性，是完全应该为之大书特书的。可惜，那次成书仓卒，竟未能了却心愿。两年过去了，吴焕先军长和他的妻子那一段可歌可泣的悲壮故事始终萦绕于我的心头，使我不由自主地拿起笔，将它辑录成篇，奉献给我的青年朋友们。

那是1933年5月。王明把持着中共中央领导权，他不顾敌强我弱的基本事实，强令各苏区的红军主力“攻取中心城市”。鄂豫皖苏区的红二十五军便是按照这一命令，在大别山重镇七里坪外围同防御之敌进行着旷日持久的消耗战。

“他娘的！这样打法我们迟早是要完蛋的！”窑匠出身的副军长徐海东气愤地将军帽摔在铺满地图的桌子上，发泄着满腹牢骚。

吴焕先军长又何尝不心急如焚呢？围城围了四十多天，

不仅没有将敌人困死，有地面和空中援助的敌人反而愈发嚣张。前两天，工事内的敌兵还一边宰猪一边高喊着：“红军兄弟们！你们连吃的都没有，还围什么呀？过来打个牙祭吧！”那狂妄劲儿，令人气炸心肺。而红军呢？没有弹药补给，没有粮食补给，没有兵源补给，苏区人民已将最后一袋米、一把盐献给了部队，而他们自己却在以野菜、树皮充饥。饥饿、疾病再加上战斗伤亡，已使红二十五军的兵力由围城之初的一万余人减至五千余人。可就是这样，省委主要负责人还是不同意撤围，还嚷着“围一个月不行，就围两个月，围一年不行，就围他两年！”一向以冷静果断、多智多谋著称的吴焕先，此时也不知如何是好。

正当他心烦意乱之时，传令兵前来报告，说她妻子来到军后勤部。“战斗正激烈，她来干什么事？你去告诉她，就说我没空。”

“去吧去吧，你也好久没见她了。既然人已来，何苦拒门外？再说，这里有我呢，无非是同敌人泡蘑菇。”徐副军长连说带揉将他推到门外。

“唉，毫无办法。”他叹口气，只好跟着传令兵走了出去。

直到离开前沿指挥所，他才暂时摆脱烦乱思绪，忆起妻子那常常露出甜蜜笑靥的面孔。有多久没见到她了？半年？差不多。反四次“围剿”期间，他顺路回家看了看，匆匆吻了吻那张清秀的面庞。他爱她，爱的是那样深沉，那样真挚。这种爱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他已追忆不清了。是搞运农



时在黄安街头的那第一次偶然相遇？那时，她还是个初涉世事的美丽少女，是个刚刚背叛富裕家庭的进步青年，在她身上还依稀葆有大家闺秀的楚楚风韵，同时也洋溢着热血青年豪情奔放的光彩。尤其是她那动人心扉的演讲，更使焕先为之惊异。相逢何必曾相识？那时他们没有互通姓名，却彼此在对方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后来，他们在鄂豫皖苏区创始人之一的曹学楷家又邂逅相逢，焕先一问，原来她是学楷的妹妹。从那以后，他们便清醒地意识到，彼此已悄悄地将爱的位置让给对方。大概就是从那时起，每次相逢都使他们感到不可名状的愉快，每次分别都使他们感到非常留恋和忧伤。

“不过，她来得太不是时候了。”就在焕先这样自言自语的时候，他那被压抑的渴望见到她的心情更加迫切了。

妻子站在他面前时，他几乎是相见不相识了。数月不见，妻子全然变了个样儿，昔日丰腴的面庞如今那样憔悴、清瘦；往日梳理得整整齐齐的秀发，如今只是随便挽了个结，并且沾满草末，仿佛才从草丛里钻出来似的。“仗打成这个样子，连累妻子受了多少苦啊！”他不禁又想起仍在那里僵持着的七里坪战斗。

“焕先！”曹干仙一见到他，惊喜地扑过去拉住他的双手，不住地上下打量着丈夫。她那双乌黑的丹凤眼，噙满晶莹的泪珠。

焕先轻轻将她拉进怀里，让她疲倦的脑袋靠在自己的胸膛上，一边抚摩着她的背一边问：“你和咱娘都好吗？”她

抬起头，迟疑了一下，然后点了点头。

“乡亲们呢，也好吧？”

“乡亲们？”干仙轻轻将他推开：“亏你还惦着他们！你们打得么鬼仗啊！围了几十天，攻又攻不下，撤又撤不走，乡亲们把没成熟的麦子都打下送给队伍了，自己却吃野菜，还要扎紧裤带抬担架，照拂伤病员。再这样下去，他们怎么坚持得了呢？乡亲们让我问问你，为什么不能象打郭家河、杨泗寨那样，打个干净利索的歼灭战、运动战，却非得象现在这样同敌人拼消耗、拼实力呢？”干仙连珠炮似地将一腔怨言一泄而尽。说罢，她又有点懊悔，为什么不先诉说别情？她并不知道，焕先作为一军之长，一开始就对攻打七里坪存有异议，并且曾因力主撤围，受到省委书记的批评。尽管如此，他仍然忍辱负重，小心翼翼地制订和实行一个个决策，亲自率领敢死队冲锋陷阵，尽量缩小部队的伤亡，以提早结束这场“蘑菇战”。

焕先沉默许久，突然问道：“你敢当着省委书记的面反映反映乡亲们的意见么？”

“怎么不敢？就是当着张（国焘）主席的面，我也敢说！”她扬起清秀的柳眉，一边说一边想着丈夫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不等她细想，焕先一把拉住她的手说：“好，俺们这就找省委书记去！”

“别忙，我还给你带来一些吃的呢！”她指了指地上的篮子，那里面装着一只乾瘦掉毛的老母鸡和十几个鸡蛋，还有十来斤发黄的碎米。

“很好，正是时候。”焕先顺手提起篮子，拉着千仙直奔省委书记住处。

见到省委书记，吴焕先又陈述了一番撤围的理由，还特别提到了乡亲们的困难处境。

省委书记不答话，背着手来回踱了几步，突然停在曹千仙面前问道：“千仙同志，你说乡亲们几乎到了饿死的地步？那好，我来问你，”他拎起篮子里那只母鸡，“这鸡子是哪来的？还有这鸡蛋、这大米。”

“这……”千仙一时竟回答不上，脸上红一阵白一阵，显得异常尴尬。

是啊，这些东西从哪儿来的呢？焕先也有些纳闷，他后悔刚才过于性急，竟没有问问清楚。

“怎么样，答不出来吧。”省委书记颇有几分自得地眯起眼睛，接着说：“我就不信苏区人民的革命觉悟会那么低，更不信我们强大的红军会拿不下一个小小的七里坪！同志呀，莫再散布右倾情绪啰，你是军长的……”

“书记同志！”曹千仙气呼呼地打断他的话头，“我知道，我是军长的妻子，我应该说一些鼓舞士气的话来。我又何尝不想如此？可是，你知道吗？乡亲们为了支援拿下七里坪，确实快要饿死了！快要病死了！他们实在是没有一丝儿力气了！这些句句都是实情啊，怎么算是‘散布右倾情绪’？你问这些东西是哪儿来的吗？这，这……”千仙突然停住，抽泣起来，最后，忍不住嚎啕痛哭。“千仙，有话慢慢说。”焕先见她这样，料她一定有难言之隐，便劝慰道。

省委书记一时也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冤枉了干仙，语气不由得缓和了一些，“有话就讲嘛，干仙同志。”

干仙好不容易止住哭声，呜呜咽咽地说：“这些东西，是我和俺娘从苏区以外一路乞讨，讨来的。俺娘她，为了省下这点东西送给部队，自己却——活活饿——”不待说完，她又禁不住热泪如雨，放声痛哭起来。

这噩耗无异于一声霹雳，震闷得吴焕先几乎窒息。良久，痛苦的泪水才簌簌地落下，洒满胸襟，和军服上的斑斑血迹连成了一片。“娘，娘……”他蓦地想起闹暴动时的那一夜，反动地主勾结土匪杀了他一家五口，亲娘劫后余生，反倒安慰他说：“娘大难不死，必然会看到革命的成功。”万万没有想到，她——这怎么可能呢？

干仙用衣袖抹去眼泪，断断续续地把事情经过讲述了一遍。

七里坪战役开始后，干仙婆媳俩都参加了支前队，先是给前线做米饭。大米没有了，就做馍；面粉没有了，就做麦麸和野菜掺和在一起的窝头。最后，连麦麸、野菜也没有了。怎么办呢？“干仙，咱俩到白区要饭去！总不能让我们的队伍饿着肚子同敌人作战啊！”

“娘，”干仙本想劝阻婆婆，但一接触她那坚毅的目光，知道劝也无用，便改口道，“要去，就让我一个人去吧，你恁大年纪，到白区去，让焕先知道了，他也不放心啊。”

“他带着部队在前线同敌人拼死拼活地冲杀，要是知道为娘在家里无动于衷，他才心不安呢。”

干仙只好替她找了根拐杖，又找了两个破篮子，搀着婆婆，连夜上路了。

那是怎样一番危险而又屈辱的经历啊！一天颠簸了十几个村子，好话说了千千万，才好不容易讨得几盅米，几个糠菜团，婆婆却舍不得吃，说要留给红军队伍。直到饿得头发晕腿发软，才啃几口菜团。干仙也觉得很饿，还要照应婆婆。好在她还年轻，有较强的生命活力。不料，婆婆因缺乏营养而病倒了。要是有几只鸡蛋或者几碗面汤，就能把她的病治好。

上哪儿去要这些东西呢？干仙想起了在白区的一位富有的亲戚。但是，自从1925年闹开革命后，他们之间便断了来往。会不会将她这个被称之为“赤匪”的亲戚拒之门外呢？然而，事已至此，干仙也顾不得这许多。她让婆婆半依在自己的肩头，一步一颤地挪向那位亲戚住的湾子。

亲戚一见她们，竟吃惊地张大嘴巴半晌合不拢来。曹干仙将她们婆媳的处境略述一遍，亲戚没有言语，低头走进院内。一会儿，他掂着一只母鸡、一小兜鸡蛋和一袋米，默默地放进干仙的篮子，将她们送走，然后转身走回屋去，关上了大门。

亲戚的态度，干仙已无暇顾及。她想到婆婆终于可以得救了。可是走不多远，婆婆就倒在地上，再也没有起来……

尽管干仙的叙述很少说及自己，但她所经历的磨难，焕

先已是完全可以想见。然而他自己的心灵尚在悲哀的深渊中挣扎，一时也无语安慰妻子。让她的眼泪尽情地流吧，或许这眼泪能冲尽她心头郁积太久的痛苦和委屈呢！

人非草木，孰能无情？省委书记那“一围到底”的执拗心理至此不得不动摇了几分。焕先忍住悲痛，乘机劝道：

“再围下去，红二十五军不仅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怕是整个鄂豫皖苏区也要彻底被葬送啦！”

省委书记迟疑不决地抬起睫毛，拿眼盯着焕先，似乎在请他最后定夺。

“那么，你是同意了？”焕先紧追了一句。

省委书记默默地点点头。

撤围了！——在与敌僵持43个昼夜之后，在红二十五军损失6000多名将士之后，在鄂豫皖苏区的乡亲们再也无力支援战争之后。撤围的场面是凄凉而悲壮的。尤其当将士们得知军长和他的妻子为这次并未赢得胜利的战斗付出那样惨重的代价时，人们对“左”倾错误路线更是怨声鼎沸，而对于吴焕先军长的敬仰更进了一层。

在部队将要开赴皖西活动时，徐海东劝焕先将干仙留在身边，随军行动。“她只剩下你这一个亲人了。”海东说。可是，红二十五军建军之初，吴焕先就曾亲自宣布：为适应红军运动战的需要，任何人的家属都不得随军行动。“我怎能带头破坏这规定呢？况且，在残酷的战争中，受苦受难的又何止我吴焕先一家！只有彻底消灭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制度，天下的穷苦百姓才能永远过上太平日子。”焕先

的语气沉缓而又坚定。

夜幕徐徐落下。焕先和妻子并着肩，沿着村外的透迤小路缓缓而行。许久，焕先才深情地问：“干仙，你还记得我们新婚的日子吗？”

记得的。怎么能够忘记呢？那是两年前的春天，鄂豫皖苏区火红的岁月。千万簇深红的、浅红的、紫红的杜鹃花将大别山装扮得婀娜多姿、绚丽斑斓。他们在鄂豫皖苏区首府——风光绮丽的山城新集，度过了三天的新婚“蜜月”。三天后的早晨，干仙便回家参加苏维埃工作去了，而他自己却跨上战马，率领部队驰骋于新的战场。那次，干仙甚至未来得及对他说几句告别的话儿。不过，“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他们都坚信，相聚的日子不久就会到来。

现在，他们夫妻离别的时刻又要到了。此次离别，不知相见何年？一种别样的愁情笼罩在心头。她不禁从眼角落下两行热泪。因怕焕先看见更增添离别的悲楚，她忙背过身去，悄悄擦干泪痕。然后，强挤出一个笑容，“我理解你，尽管放心吧，我虽不能伴你戎马征战，可这颗心却会永远相随。我等你，直到你平安归来。”说完，热泪滚滚而下，再也抑制不住。她头也不回，掩面跑进那艰深莫测的黑夜。

焕先独自伫立在黑色的旷野，望着妻子的背影倏然而逝，顿觉茫然若失。很久，他才自言自语道：“干仙，等我。打个胜仗我们就会团聚的……”

然而，从此他再也没有见到情深意笃的妻子。几个月之后，干仙饿倒在讨饭途中，永远离开了人间。更令人痛惜的

是，卓越的青年将领，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吴焕先同志，也于1935年8月21日壮烈牺牲在长征途中。

他们没有留下财产，没有留下儿女，却为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革命丰功伟绩和一串串激动人心的故事。

（作者工作单位：中共新县县委党史办）



# 革命何须怕断头

——记一战时期共产党人杨超

杨传锋

1927年12月27日，江西南昌德胜门外下沙窝刑场，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一位皮开肉绽，血迹粘衣的青年，昂首挺胸，在大风雪的吹打中象一棵劲松傲然挺立。他环视四周挤满的悲愤人群，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刽子手们的乌黑枪口，翘望灰蒙蒙的上空和飘飘扬扬的大雪，高声吟诵：

漫天风雪漫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  
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

这就是中共江西省省委委员、德安县县委书记、著名烈士杨超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枪杀前的情景。

---

杨超，字天真，号北海，别名海柏。1904年出生于今河南省新县千斤乡杨店村（该乡、村原属光山县）。

杨超的祖辈以耕田为业。祖父杨春雅（字华先）光绪年间开始经商，家中田地雇人耕种，自己开设一个盐行。稍